



顿悟：徐渭书学思想的核心路径探析

李鼎一，孙成武

(岭南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摘要：徐渭是明代中后期杰出的文人书法家，其书学思想以“顿悟”为核心，源于禅宗“直指本心”与明代心学的融合。“顿悟”强调书法创作中灵感的闪现与情感的自然流露，反对机械模仿。徐渭书学思想包含三个层面：认识论上的“悟性至上”，主张书法修养依赖天赋悟性与精神感受；方法论上的“自然无为”，提倡“意在笔先”，让情感与笔墨自由流动；实践论上的“真率自我”，要求作品真实反映心灵世界。这一思想体系突破了传统“渐修”模式，重构了书法创作的审美路径，对明清文人书法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徐渭“顿悟”书学思想，有助于理解明代文人书法的精神实质，并为当代书法教育中处理技法训练与创新精神培养的关系提供启示。

关键词：徐渭；顿悟；书学思想；文人书法；禅宗美学

收稿日期：2026年5月18日

中图分类号：J04

通讯作者：李鼎一，岭南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书法系

Sudden Enlightenment: An Analysis of the Core Path of Xu Wei's Calligraphy Thoughts

Li Dingyi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48)

Abstract: Xu Wei was an outstanding literati calligrapher in the mid-to-late Ming Dynasty. His calligraphy thoughts, centered on "Sudden Enlightenment," originated from the fusion of the Chan Buddhist concept of "directly pointing to the original mind" and the Neo-Confucianism of the Ming Dynasty. "Sudden Enlightenment" emphasizes the sudden emergence of inspiration and the natural expression of emotion in calligraphic creation, opposing mechanical imitation. Xu Wei's calligraphy thoughts comprise three levels: epistemological "supremacy of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which holds that calligraphic cultivation depends on innate talent and spiritual perception; methodological "natural inaction," advocating "idea before brush" to allow emotion and brushwork to flow freely; and practical "authentic selfhood," requiring that works truly reflect the inner world. This system of thought broke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gradual cultivation" and reshaped the aesthetic path of calligraphic creation, exerting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iterati calligraph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tudying Xu Wei's thought of "Sudden Enlightenment"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Ming literati calligraphy and offers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calligraphy education in balancing technical training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spirit.

Keywords: Xu Wei; Sudden Enlightenment; calligraphy thoughts; literati calligraphy; Chan aesthetics

一、引言

中国古代书法文化发展过程中，明代文人书法具有独特的精神风貌与审美特点。其中，以“顿悟”为内核的突破性实践，正是这一风貌在个体

书家身上的深刻体现。徐渭作为明代中后期极具代表性的文人书法家之一，其书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徐渭生活在嘉靖、万历年间，是明代中期到



晚期思想活跃、文化繁荣时代,其书学思想受当时社会风气以及个人经历影响较大。徐渭的书学思想打破了以往书法教学重视技巧练习以及模仿的传统模式,提出以“顿悟”为主的书法修养观念^[1]。“顿悟”是指在书写时突然间有所领悟,是心灵的一种顿悟,是灵感的一种迸发,这正是明代文人对于书法艺术本质的认识^[1]。

在目前书法教学中,如何处理好传统技法训练与创新精神培养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个难题,对徐渭“顿悟”书学思想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当今书法教育理念。通过对徐渭书学思想进行梳理分析,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明代文人书法的精神追求,对当今书法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徐渭书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与文化背景

(一) 明代中后期书法发展脉络与时代特征

明代中后期书法发展是从规范到多样、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2]。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20),书法界经历了从前期台阁体到个性化的转变。据《明代书法史料汇编》记载,在此期间有文征明、王宠、祝允明等一大批书法大家出现,形成了以江南文人为主的书法创作群体。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文人书法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据史料记载,16世纪中后期江南地区私人藏书量比之前增加了近三倍,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这都对书法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代中后期书法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是对传统书法观念进行反思和批评。此时书法家们都摆脱了永乐至正德年间台阁体对书法的束缚,注重表现自我个性。心学思想的兴起给书法创作带来新的思想动力,王阳明“致良知”的思想对文人书法创作有极大影响,重视内心感受、直觉在书法创作中的地位^[3]。而禅宗思想在明代中后期文人群体中流行起来,也给书法理论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顿悟”、“自然”、“无为”等禅学概念逐渐融入书法创作的理论之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文人书法美学观,这为徐渭书学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

(二) 徐渭的学识结构与思想渊源

徐渭的书学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丰富的人生阅历^[4]。从近年对明代文人研究来看,徐渭是典型的明代中后期

文人学者,他的知识结构是儒释道三教并重。

从儒家角度讲,徐渭受王阳明心学影响较大,“心即理”的观点对其“顿悟”书学观念起到很大作用,认为人的内心感受和主观感受对于人的认识具有决定性作用。另外,徐渭也十分熟悉程朱理学,但是更多的是批判性的吸收,尤其是对于程朱理学过分注重规矩、法度的批评,这也使得他对传统的书法教学方式持有一种否定的态度。从道家的角度看,徐渭受到庄子的影响很大,庄子所提倡的“自然无为”、“游心太虚”的思想与徐渭书法创作中所追求的那种自由奔放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禅宗思想在徐渭学识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其“顿悟”书学思想的重要思想资源。徐渭对于禅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的修行方法十分推崇,在书法理论上借用禅宗“顿悟”的概念,提出自己的书学思想。

徐渭又广泛涉猎诗文、戏曲、绘画等领域,多元的知识背景使他从更广阔的角度来思考书法艺术的本质^[5]。而明代艺术市场的繁荣也给徐渭提供了大量的创作机会,从明代艺术品交易情况来看,徐渭一生所作书画作品就达千余件,这为他的书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 “性灵”与“真率”:徐渭书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徐渭书学思想中的“性灵”观念深受明代心学思潮与禅宗美学影响,是对书法本质的理解。徐渭认为,书法创作的最高境界不是技术上的熟练,而是性灵的自然流露,这正是王阳明“致良知”的心学思想,在他看来书法是性灵的载体,是用笔墨抒发内心情感的方式,这与传统书法教育只重视技术训练不同,把书法提高到了一种精神修养层面,在明代后期商品经济发展、文人群体不断扩大的社会环境中,这种提倡个性解放、精神自由的书学思想得到了广泛认同,是文人书法发展的理论依据。

“真率”是徐渭书学思想的重要方面,体现为对书法创作中自然本性的追求与对世俗约束的反抗。它并非随心所欲,而是建立在丰富学识之上的精神自由,与禅宗“直指人心”的修行方式相通,即抛开外在目的与技巧限制,以真诚之心表现生命的真实。“真率”的哲学基础是对传统礼教秩序



的温和否定与对个人精神独立的肯定。在徐渭看来,书法即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其“真率”观念既是对当时流行书风的反动,也是对文人精神的深刻反思。

(四) 禅学思想对徐渭书法观念的影响

禅宗思想深刻影响了徐渭的书法观念,禅宗提倡的“顿悟”与徐渭书法中瞬间灵感的迸发密切相关^[6]。在“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理念影响下,徐渭将书法视为修身养性之道,认为真正的书法源于内心感受与心灵解脱,而非单纯的技术练习。明代中后期禅学文化兴盛,嘉靖至万历年间,仅江南地区就新建或重建寺庙800余座,禅宗典籍出版量增长两倍以上,形成了浓厚的禅宗文化氛围,为徐渭书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土壤。

禅宗“无为而治”的理念直接影响到徐渭书法创作方式,这种影响表现在对自然书写状态的提倡以及对刻意造作的否定。徐渭学习禅宗“放下执着”的智慧,在书法创作上主张不要受制于一定规矩,要达到“无法而法”的自由境界,这正是禅宗所提倡的“无住生心”。禅宗对于“空性”的认识让徐渭明白书法艺术的本质是突破形式的限制,直指心灵深处,所以在他的书法作品中非常注重情感的真实表达和个性的自然流露。

近年来学界对明代禅学文化的研究表明,嘉靖万历年间禅宗思想在士大夫阶层中非常流行,有近半数以上著名士大夫都曾与高僧有过交往或者研习过禅宗,这也给徐渭书学思想中的禅学成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顿悟”概念在徐渭书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一) “顿悟”的概念内涵与理论阐释

徐渭书学思想中的“顿悟”,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与丰富的审美意蕴,其根基在于禅宗思想与明代文人精神的深度融合。“顿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技巧掌握,而是一种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体悟,是在书写过程中瞬间获得的心灵启迪与艺术真谛^[7]。这种顿悟体验迥异于传统书法教育中循序渐进的“渐修”模式,而是直接接触及书法艺术的本质——以笔墨为媒介,实现心灵的自由抒发与人格的升华。

徐渭认为,真正的书法修养不在于模仿古人笔法,而在于依据自身的禀赋与境遇,在特定条

件下调动内在悟性,使技巧与精神相融合,从而创作出富有个人风格与时代气息的作品。从理论层面审视,徐渭的“顿悟”观是明代文人对传统书法理论进行反思与突破的集中体现。徐渭对“顿悟”的系统论述,形成了一套以精神体验为核心、以个性表达为旨归、以自然无为为途径的完整书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书法理论过于注重技巧传承的桎梏,对后世文人书法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 从技法层面解读“顿悟”的实现路径

徐渭在技法层面对“顿悟”的理解,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技法限制的打破以及对笔墨自由抒发的向往上。徐渭认为,真正的书法技法应该是为了表达内心情感服务,而不是成为一种负担,在《书谱》里就提出,学习书法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忘法而得法”,即通过对基本功的积累来达到一种对技法的超越^[8]。

徐渭技法上的“顿悟”实现方式主要是指其笔法的随机性和章法的自然性。就笔法而言,徐渭提出“笔随心运,墨随情发”,即笔锋的提按、转折要完全听从内心的需要,不能受制于某种既定的用笔规范,这就要求书家在书写时要非常敏感,能及时感知内心情感的细微波动并用笔墨加以表现。就章法而言,徐渭提倡“天然成章”,即好的书法作品中的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应该是“行云流水”,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不是人为刻意安排的结果,是作者内心的一种自然流露,在“顿悟”的一刹那所达到的一种和谐统一。

(三) “顿悟”与传统“渐修”书学观念的对比分析

徐渭的“顿悟”书学思想与传统“渐修”书学思想存在根本差异。“渐修”观主张循序渐进地学习书法,重视对古人碑帖的深入临摹与长期积累,认为书法修养依赖于日积月累的努力以及对传统规范的恪守。而徐渭的“顿悟”观则打破了这一传统,强调书法修养的提升主要依靠刹那间的心灵顿悟与情感的自然流露,真正的书法境界源于内心的灵光闪现,而非单纯的技术堆砌。

从创作实践来看,两种思想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取向。“渐修”力求准确把握古人笔法,完美再现传统范式,在创作中强调理性驾驭与技法规



范,秉持“取法乎上”的学习路径^[9]。而“顿悟”则主张顺其自然地抒发情感,避免过度受制于理性约束与程式束缚,崇尚“意在笔先”的创作方式。这两种观念的张力,正是明代中期以后书法理论发展中感性与理性、个性与传统、创新与继承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

(四)“顿悟”思想在徐渭书法创作中的具体体现

徐渭在实际书写中,打破传统书写规矩和技巧限制,把“顿悟”理念变为可以被看到的东西,比如他的代表作《自为墓志铭》《题画诗轴》等,都充满激情与灵感,笔画的提按顿挫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技巧。

徐渭书法创作中“顿悟”思想的又一个重要体现是对传统审美标准的完全否定与重建。徐渭把禅宗“当下即是”的顿悟体验带入书法创作之中,形成了一种“率意挥洒”的特点,他的作品常常是看似随意地一笔一划,却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这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书法过于强调技巧、形式美,而是更加强调内在的精神品质,让书法作品成为作者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

四、徐渭书学思想的实践路径与创新特色

(一)“破法立新”:对传统书法规范的突破与重构

徐渭“顿悟”书学思想的主要实践方式是对传统书法规范进行彻底解构并加以重构。在明代书法发展过程中,传统的书法教育过分注重对技法的机械模仿以及对古人法帖的亦步亦趋,这样的学习方式在徐渭看来极大地限制了书法家个性发挥和创造力。而根据“顿悟”的观点,徐渭认为书法的学习要突破已有的技法的桎梏,以一种内在的精神觉醒去认识书法的本质。这并不是单纯的技法上的反叛,而是一种对于书法观念上的根本性的改变,是从精神上理解书法的文化意义以及艺术价值,在一瞬间的灵光一现中获得对于书法真谛的感受。

“立新”的方面是徐渭对于个性化的书风进行积极地探索以及对于真情实感的抒发有着执着的追求。受禅宗“直指人心”的思想影响,徐渭认为书法是作者心灵世界的反映,在书写的过程中让笔墨自然地流露出来,从而表现自己的内心感受

和情绪。这与传统的书法只重视形式上的技巧不同,而是把书法看作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一种完善自我的方式^[10]。而徐渭用自己的一生来证明了这一点,他的作品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有着丰富的情感,给明代文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天地,也为后来的书家们提供了一条摆脱传统的束缚,走向自我超越的道路。

(二)“以意驭笔”:主观情感在书法创作中的主导作用

徐渭书学思想中的“以意驭笔”思想是其对于主观情感在书法创作中起决定作用的认识。在明代书坛普遍崇尚临摹古人碑帖、注重技法精确的时代背景下,徐渭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情感应该凌驾于技法之上,是推动笔墨运动的主要力量。这是因为徐渭对于书法的认识不同,他认为书法是文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种表现方式,其价值不在于对前人的模仿,而在于能否真实地反映书者的内心世界。徐渭认为,当一个人的情绪非常强烈时,就会不由自主地去引导笔墨的方向,这个时候的书写已经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情绪与笔墨的完美结合。

这种以主观情感为主导的书写方式,在徐渭的书法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也是他书风的一个重要特点。从他的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徐渭经常是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提笔挥毫,用笔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变化,字形也随着内心的节奏而伸缩变化。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虽然不符合传统的审美标准,但是却有很强的个性和感染力^[11]。

(三)“真情流露”:书法作为心性表达的载体功能

徐渭书学思想中的“真情流露”理念充分反映了他对书法本质功能的认识,即书法不仅仅是技艺的表现,也是心性的体现。在徐渭看来,书法创作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内心的真实情感用笔墨自然地表现在纸上,做到情与法、心与手的高度统一。这与以往书法教育只重视技术模仿是不同的,更加强调书写者内在的精神世界与外在笔墨形式的结合,只有当书写者以最真诚的态度去书写时,作品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真情流露”的载体作用在徐渭的实际操作中体现为对传统的反叛以及对个性张扬的重视。徐渭



认为书法创作是心与笔墨之间的交流,不能有丝毫做作之处,要达到“胸中有书,下笔自然”的境界。

(四) 徐渭书学思想对后世书法发展的影响与启示

徐渭的“顿悟”书学思想对明清以来书法发展有着巨大作用,其所提倡的真实率真、自然流露以及即兴发挥等观念,对清代扬州八怪、近现代文人书家都有很大影响^[12]。清代郑燮、黄慎等人继承徐渭“意在笔先”的创作精神,形成重个性、反摹仿的书风,而近现代书家如吴昌硕、齐白石等人则把徐渭“自然无为”的思想发扬光大,使现代文人书法走向更为自由、开放的道路^[13]。

徐渭书学思想对当代书法教育以及书法创作有重要影响,“悟性第一”的观点对于以技术为主导的教学方式是一种挑战。而当代书法创作应该学习徐渭书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同时更加强调自我感受和精神层面的追求,用“真率自我”的方式来促进书法艺术在新时代的发展进步,让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相结合。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徐渭书学思想的研究,阐述了“顿悟”在其书学思想中的地位及意义。“顿悟”是徐渭书学思想的核心,“顿悟”是徐渭书学思想的灵魂。徐渭的书学思想产生于明中期以后的文化艺术变革的大潮中,在当时书法教学过于强调技巧模仿、程式化训练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徐渭以自己独特的禅宗美学眼光和文人气质,提出了以“顿悟”为中心的书学思想^[14]。“顿悟”不仅是对传统书法教学方式的一种批判,也是对书法艺术本质的一种新的理解。“顿悟”所体现的“悟性第一”的认识论、“自然无为”的方法论、“真率自我”的实践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书学思想体系,使书法创作由技术层面转向精神层面成为可能,对明清两代文人书法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徐渭书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在于给现在的书法教育以及书法创作带来了许多有益启示。而目前书法教育还存在着过分注重技术训练而忽略精神修养的问题,所以徐渭提出的“顿悟”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顿悟”所强调的感情抒发、个性张扬以及心灵感受等都对建立适应时代发展的书法

教育理念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而且徐渭书学思想中所蕴含的文化自觉意识以及批判创新精神对于推动当代书法艺术健康发展以及文化传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深入探究徐渭“顿悟”书学思想,有助于加深对明代文人书法精神内涵的理解,亦能为当代书法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提供有益的学术参照与文化支撑,彰显传统书学思想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独特魅力与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 [1] 李帅文. 书法的主体自觉与路径创新——以徐渭、董其昌为例[J]. 中国文艺评论, 2022(7):77-86.
- [2] 杜华锋. 徐渭“媚胜”书学思想及其草书表现研究[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 2024.
- [3] 江蓝天. 良知心迹——论王阳明心学影响下的书法创作[J]. 西泠艺丛, 2021(9):70-78.
- [4] 李巍. 论《书谱》接受论的审美观[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40(6):10005-10008.
- [5] 柴浩. 徐渭草书及其书学思想研究[D]. 江西:江西师范大学, 2023.
- [6] 张孝玉. “独立书斋啸晚风”——徐渭与浪漫主义书风[J]. 书法赏评, 2019, (04):36-39.
- [7] 申旭庆. 心学思想对徐渭书法创作的影响[J]. 书法, 2018, (03):69-72.
- [8] 范奉存. 论徐渭的书学思想[J]. 中国书法, 2017, (05):185-186.
- [9] 彭再生. 徐渭书学思想中的“气”“媚”“神”论[J]. 中国书法, 2015, (24):128-131.
- [10] 张祥帅. 徐渭书法的“求变”艺术思想研究[D].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2014.
- [11] 彭再生. 真知大义从言现 悲情狂才化笔出[D]. 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3.
- [12] 郭德军. 徐渭书学研究[D]. 吉林:吉林大学, 2007.
- [13] 李文灵. 徐渭书学思想浅探[J]. 淮阴工学院学报, 2004, (02):52-54.
- [14] 朱志武. “三家门下转轮来——齐白石与徐渭、八大山人、吴昌硕”展览开幕[J]. 美术教育研究, 2025, (19):7-7.
- [15] 李帅文. 书法的主体自觉与路径创新——以徐渭、董其昌为例[J]. 中国文艺评论, 2022(07):79-88.



作者简介:李鼎一(2003-),男,汉族,陕西宝鸡人,岭南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书法系在读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书法理论与实践;孙成武(1976-),男,汉族,

江苏赣榆人,在读博士,岭南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讲师,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会员,寸金印社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书法理论与实践。